

小說月報叢刊第五十二種

牧羊兒
(童話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64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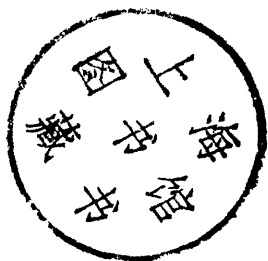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7032B

見 羊 牧

集 話 童



119265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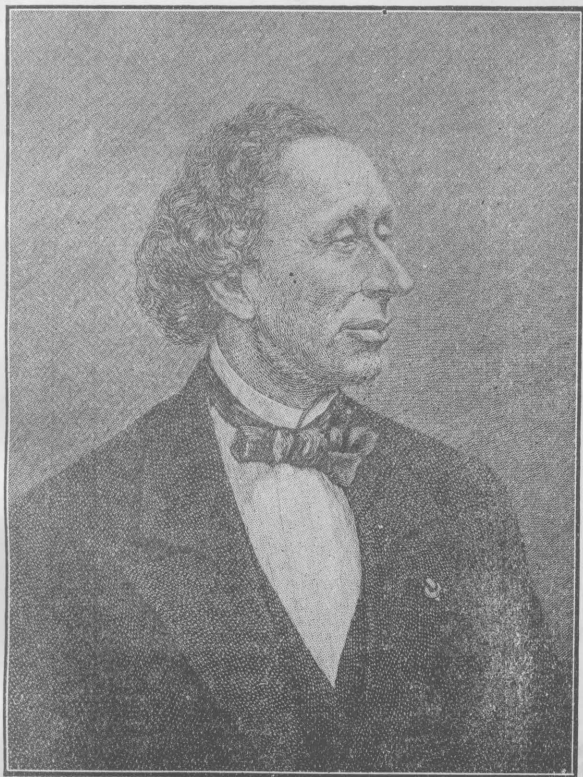
~~119265~~

目次

- 牧羊兒……………葉紹鈞(一一)
- 燈蛾的勝利……………嚴既澄(一〇)
- 小賭婆兒的大話……………徐志摩(二二)
- 蜘蛛與草花……………日本小川未明著…曉 天譯(三一)
- 種種的花……………日本小川未明著…曉 天譯(三七)
- 懶惰老人的來世……………日本小川未明著…曉 天譯(四一)
- 兇惡的國王……………丹麥安徒生著…顧均正譯(四六)
- 姆指林娜……………丹麥安徒生著…O F 譯(五一)
- 蝴蝶……………丹麥安徒生著…徐調孚譯(七三)
- 蟲之樂隊……………許敦谷(七九)



像 明未川小



像 生 徒 安

牧羊兒

葉紹鈞

草場的一角有一間小屋子，一個孩子與三十多頭羊住在裏邊。他們非常愛好，比人家的兄弟姊妹還要愛好。屋子裏地上鋪着稻草，他們躺在上面，彼此枕着腿，貼着胸，擠成一團，一同過那黑而長的夜。

夜雖是黑而長，但他們覺得牠是很煖和很有味的。所以他們做起夢來，也往往見到可喜的事情。

偶爾一頭睡着的羊把頭伸過一點，牠的角恰正閣在孩子的脣邊，孩子就做起夢來了。他夢見正當炎熱的夏令，自己坐在白篷帳底下，捧着大碗喫冰咭嚙。這冰咭嚙真涼，直從脣邊涼到胃腸，覺得爽快極了。或者夢見那片草場上隨處是碧綠的大西瓜，變成一片西瓜田。他捧起一個，用手掌一拍，麥黃色的瓜瓢便在眼前

發亮。於是開口大嚼，甘甜而涼爽，覺得夏令已經過去了。

有時這頭羊睡着，牠的嘴湊近那頭羊的胸部或背部，柔軟的毛觸着鼻子與嘴唇，他就做起夢來了。牠夢見草場上長着鮮肥嫩綠的草，看看也就可愛。牠便叫喚同伴一起來喫。那種甘美的味道，簡直從來沒有嘗過的。

或者那頭羊的腿路略翹起，閣在這頭羊的頸際，却睡着了，牠也就做起夢來了。牠夢見自己在場上跳躍，跳躍得很高。那矮矮的仙人掌算不得什麼，那低低的土牆也算不得什麼。甚至於連高高的榕樹也跳過了，正像跳過一叢小草。後來牠更快活了，牠能够騰空而行，像一隻白羽的鴿子，不過牠不用翅膀，只划動牠的四條腿。低下頭看去，許多同伴散處在草場上。再看時，原來是許多白鵝。牠於是起勁地喊道：「你們飛起來！你們飛起來！」

他們所做的夢都是類乎這些的。

一到天亮，孩子與羊兒們就起身，一同到草場上去。他們在那裏喫東西，羊兒們喫草，孩子喫他的飯。喫完以後，大家唱歌取樂，孩子唱的是孟姜女一朵鮮花之類，羊兒們唱的是犍犍曲。

有時他們面頰摩着面頰，耳朵摩着耳朵，彼此覺得軟軟的，癢癢的，很是舒適。又有時兩頭羊面對面站起來，彼此前腿扶着前腿，一同跳舞。或者羊兒與孩子賽跑，從草場的一邊奔到又一邊。也有時孩子抱着羊兒，就躺在草地上。張眼向上看，那天空就是個碧波的大海，海中有白石的海島，也有張起白帆的海船。

草場的東側有幾棵榕樹，項頸間鬚髯垂下得很長，風起時飄飄地拂動。孩子與羊兒們最歡喜看這幾位老公公的長髯，常常到他們跟前去玩。玩得起勁，大家歡笑，榕樹們也掀着長髯歡笑了。下邊的仙人掌伸出了濃綠的臂膊，也想同他們一起玩。可是腳跟站住在那裏，不能移步向前，於是只好作旁觀了。孩子同羊兒們

知道仙人掌的意思，就湊近一點玩着。

他們沒有一個不快樂。

一天，草場上突然來一個老婆子。她向孩子說：「孩子，你的母親死了，你跟我回去。」

孩子聽着，只覺得心裏塞進了一件什麼東西，燙熱的淚涌出來了，哭聲也放出來了。他伸出兩手，扶牆摸壁的樣子，跟着老婆子走去。

「他去了，」一頭羊說，牠的聲音頗覺悽然。

「我們少了一個同伴了，」一頭灰色毛的羊說。「我們從來不曾離開他。現在離開了他，就覺得另是一個樣子，一切都少有興趣了。」

「你們不聽見他的母親死了麼？」長鬍子的老羊歎着氣說，牠的眼角裏有

點兒水光。

小白羊就放聲哭起來了。牠一壁哭着，一壁嗚咽地說：「他從此沒有母親可叫了！沒有奶可吸了！這是當不起的苦楚，傷心啊！」

小白羊這一哭，引起了大眾的哀傷，不免陪着滴淚。凡是小羊都更緊地貼着自己的母親，覺得有母親可叫，有奶可吸，真是說不出來的好味道。

這當兒，一頭彎角的羊拭着眼淚提議道：「他遇到這樣的哀傷，我們應當舉幾個代表去安慰他，順便請他早一點回到我們這裏來。否則我們徒然在這裏流眼淚，於他沒有一些益處。」

「贊成，贊成，」大家忍着淚說。「你就是一個代表。」他們又舉出鬚毛的白羊與長角的灰羊來，連彎角羊一總是三頭，代表大眾，去安慰孩子。

三頭羊離開了草場，依着路向前走。後來走到了歧路口，不知那一條路是

向孩子那邊去的，他們就站住了。

剛巧背後來了個狡獪的人，笑嘻嘻地問道：「你們不認識道路麼？」

鬚毛的白羊點點頭說：「是的。你知道同我們在一起的孩子，他的母親死了，他家裏應當從那一條路走去的？」

狡獪的人想也不想，徑捷地說：「應當從左邊這條路走去。我也走這條路，你們可以跟着我走。前邊還有歧路，我再指導你們。」

三頭羊感謝不已，就跟着那個人走。前邊果真有好些歧路，跟着他，一點也不用疑遲。最後走到一所很矮很矮的屋子前，那個人推開一扇板門，回頭說：「他就在這屋子裏，你們進去罷。」

三頭羊急忙奔進去，希望早一點安慰這死了母親的孩子，却不知道板門突然關上了。這屋子原來是狡獪的人的羊圈子！明天，他把三頭羊殺了，賣了許多錢，

自己還飽喫了一大頓。

這天傍晚，羊的主人坐在屋子裏，望見草場上的羊還不會回去，便走了出來。他見孩子不在，禁不住動怒了：「這孩子真頑皮！這時候還要跑開來，不教羊兒回去！」

他便趕着羊兒們回去。順便把他們數一數，看都來了沒有。數罷，知道少了三頭，怒得更厲害了，便提起竹棒在羊兒們身上亂打。這一夜，他躺在牀上，簡直不會闔眼，又是動怒，又是計畫。直到窗上有點兒亮的意思了，他才決定了處置的辦法。

這夜裏，羊兒們就做起可怕的夢來了。小羊夢見母親死了，自己銜着母親的僵冷的乳頭，只是嘔哭。大羊夢見主人手裏的竹棒突然變成一把雪亮的刀，自己的頭被斬掉，項頸間痛得說不出。有的夢見孩子被魔怪捉去了，自己提起四條腿

去追，只是追不到，終於跌倒在地上。

明天早上，羊的主人喚了一個人來，對他說：「畜養這些東西，又麻煩，又喫虧，真是儂子幹的。現在把他們一起賣給你，好在你天天要殺了賣的。」

那個人答應了，便取了幾條長繩，把羊兒們縛在一起，牽着就走。

孩子的母親就在羊兒們做可怕的夢的時候被放進棺材裏的。這棺材是孩子向東村西村磕了無數的頭，乞得一些錢，然後買來的。孩子貼着棺材睡了一歇，就哭醒了。看看天色已明，便奔向草場看羊兒們去。

他趕到的時候，不見有一頭羊在場上。奔進屋子裏，也沒有影蹤。他着急了，連忙去見主人。

主人看見他，扳着臉喝道：「你好！到這時候才來！」已而自己平着氣說：「現在羊兒已經賣掉，又何必怪你？總之，我不畜羊了，這裏用不到你了。」

孩子聽說，覺得彷彿跌了一交，並不是跌在地上，却跌在空虛之中，周身都沒有倚着。他兩條腿不自主地走出了主人的門。

從此草場上沒有快樂的孩子與羊兒們了。只有榕樹撚着長髯，默默歎氣，仙人掌寂寞地站在下邊。

一九二四，一，一一。

燈蛾的勝利

嚴既澄

諸位有不曾見過燈蛾的麼？我想，祇要是見過燈光的人，大概總沒有不曾見過燈蛾的吧。每當黃昏的時候，屋裏點着了燈燭了，便常常有許多比蒼蠅大些，比蝴蝶細些的飛蟲飛到燈燭的旁邊來，圍繞着火光飛着，總不肯離開了牠；有時飛的太近了，或是飛來的時候撲得太猛了，便會被火燄灼傷了翅膀，而一直衝落火燄之中——他就葬身火窟了。這種的飛蟲，因為生性歡喜飛近燈火的緣故，就被人類了燈蛾這個名字。

燈蛾的種類，是很多的：顏色不是一樣，大小也有等等的不同。本來據專門研究飛蟲的昆蟲學家看來，有許多愛飛近燈光的小蟲，是不在燈蛾的一族裏的，但是在我們平常人的眼光看來，就把一切的具有撲燈的特性的飛蟲，都歸入燈蛾

一類來說，大概也不能說是大錯罷。我們在這篇故事裏所要講的，也就是這個廣義的燈蛾。

燈蛾爲甚麼要老是繞着燈火飛，向着燈光撲，甚致連葬身火窟的痛苦也不怕呢？在未會聽過我們這篇故事的人看來，或者以爲他們是沒有意思的，以爲他們也是像有些愛飲酒、愛吸鴉片煙的人一樣地染上了一種嗜好——他們所染的就是撲燈的嗜好——明明知道牠的害處足以殺身，但苦於不能自己戒斷的。其實他們並不是這樣；他們做這事情，另有他們的宗旨，自有他們的大道理包含於其中。

原來世界上有兩種相反的境界：一種是黑暗，一種是光明。世界上的動物，也分爲相反的兩類：一類是善的，是慈愛的；一類是惡的，兇殘的。彷彿有一些很有智識的人說過：創造這個世界的人，因爲明知道將來世界上的動物要分成善和惡

的兩類，所以特地將這世界上的時光分成晝夜，拿晝來代表光明，而夜則代表黑暗，要使善的動物活動於光明之中，而惡的動物動作於黑暗裏。因此，到了今日，凡一切善的和慈愛的動物，便都歡喜光明，而永遠做他們的事情於光明之內；像我們人類，就是善的動物之一，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在白天的光明裏做我們的事情；若果夜間還要動作，便要拿燈光來代替太陽光，至於像虎狼鴟梟這些兇殘的動物就不歡喜白日，而每到了夜裏，纔高興走出他們的巢穴來活動了。諸位聽見過我們人類中的盜賊麼？盜賊也是從慈愛的人類變成了兇殘的動物的，所以他們的下手做事的時候，都在夜間，也就是這個緣故。

燈蛾這種動物，就是善的動物之一，和我們人類一樣的；因此，他們的天性，也是最怕黑暗，而最愛光明。當太陽落了的時候，他們就憂愁極了；大家都很焦急地飛着，務必要找到一個光明的所在，他們纔得安心。在黑夜裏，他們便四處飛覓，祇

要有一線的光明發現在牠們的眼下，他們便竭力向着這一線的光明飛過來，從沒有半途而廢的事情。諸位也會聽見過他們在燈邊飛繞時所發出來的聲音麼？這原是他們的愉快的歌聲啊！他們所常常唱著的歌辭是：

親愛的同伴啊！

飛啊飛，

飛着不要停！

我們不怕夜，

夜裏有明燈。

我們不怕黑暗，

前途充滿光明！

親愛的同伴，

燈蛾的勝利

飛啊飛，

向着燈，

向着光明！

光明就是生命！

飛啊飛，

飛着不要停！

寧在光明死，

不在黑暗生！

這就是他們時時唱着的歌聲；他們世代相傳，沒有一個子孫不是這樣唱的。那麼，燈蛾所以要撲燈的緣故，也就可見了。他們因為有「寧在光明死，不在暗生」的決心，所以就是葬身火窟，他們也是很情願的。

然而當他們每夜裏陸續飛向燈前的時候，他們因被火灼傷而喪失了生命的，實在太多了！雖然據他們自己看來，死於火燄之上，也就是死於光明之中，原是很愉快的事情；但在他們的王——他們也是和人類一樣有他們的蛾王的——的意思，終以爲如此下去，他的這一族的子孫，恐怕不免終要有一日被火燄燒完。這樣繁盛的一族動物，却因爲求光明的緣故，弄得「靡有子遺」，那也是很合理的，在他做蛾王的自己想來，自然要覺着非常可痛咧。因此，他經過了許久的思慮以後，便終於想出一個保全他的種族的妙策來。

他趕快走到太陽神的宮裏，求見太陽神，對他說道：「我的最慈愛的大神啊！我們敵族，現在有一件亡種滅族的大禍，非求你老人家拯救不可了！我們敵族，生性就愛光明，這是你老曉得的。但因爲你老人家每天夜裏必要體息的緣故，世界上到了夜裏，便沒有了光明。那聰明的人類雖然做出了燈燭來，發些微弱的光，來

代替你，而因為光少而燄近的緣故，我們蛾類便很容易被火灼傷，或即葬身火燄之中。我想！要解除這種危難，惟有懇請你老人家日夜施出太陽的光耀來照着我們的世界，使人類可不再用燈燭，而我們也不再光明缺乏的恐慌；除此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方法了！最慈愛的大神啊，請你允許我這個要求罷！

太陽神聽了這番話，低着頭細想了一會兒，便答道：「啊呀！蛾王，很對你不起！這事是辦不到的。你想，如果我一天到晚照耀着你們的世界，有許多怕光而且怕熱的生物，豈不是也要亡種滅族了麼？而且世界上必要有黑暗，纔顯得出光明的可愛可貴；如果世界上全是光明，你們用不着再去努力尋求，你們的善的動物類，也就會由活動而變成停滯了。這是創造世界的神所不許的。而且我也禁不起這樣的煩勞；而月亮姊姊也必定不肯答應，因為如此一來，她便再沒有出頭的日子了。」

蛾王聽說，自然要悲傷不止，便懇求太陽神替他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太陽神又想了一會，便對他說道：「蛾王啊，我實在不能替你想出甚麼法兒來。但我有一個朋友，名喚慈愛仙姑，她是住在離此不遠的慈愛山山頂上的。她最歡喜幫助人；凡有求到她面前的，她必定有法子去幫助他，解除他的危難。你現在就試去求求她看罷。」他便指示了路途，叫蛾王自己去尋找。

蛾王急急忙忙地離開了太陽宮，向着慈愛山走去，不久便到了。他見了慈愛仙姑，便把對太陽神說過的一番話，對她細細地說了一遍。

慈愛仙姑聽了，起初也說是沒有法子想；到後來經不起蛾王的再三再四的懇求，便終於答應替他設計，教他三日後來聽回音。於是燈蛾王便歡天喜地的去了。

慈愛仙姑答應了蛾王之後，費了兩日的功夫，還沒有想出一個絕妙的方法

來。她想：「燈蛾所以會燒死的緣故，祇爲他們要飛近燭光，而一切的燈都是有火的，沒有火便也沒有光明了。現在最好是找出一種沒有火的光來，那麼，又有光明，又沒有危險，這就是最好的方法咧。但是，沒有火的光，又到那裏去找呢？」她一直想了兩日一夜，還沒有想到甚麼東西。後來因爲想得太悶了，便走到山腳下去散步，心裏還是想着這樁事情。

忽然天要下雨了，在黑雲密佈的天空中，很光輝的閃出幾條閃電來。慈愛仙姑一見這種電光，不由的心中歡欣起來，她到底找到一種沒有火的光了。她自己想道：「這種電光是可以利用的；我現在可以拿他來替蛾王設法了。」她立即預備着進行一切。等到第三天，燈蛾王來到的時候，她便對他說道：「我現在替你想得一個好法子了。再過不久的時候，世界上的人類就會廢棄了種種的點膏油或點火油的燈，而大家都用一種「電燈」。這種電燈是極光明而毫無危險的；你們

貴族的人民無論怎麼樣靠近他，無論怎麼樣向他衝撲，我可以向你擔保永遠不再會有一個葬身火中。你現在就請回去報告你貴族裏的人民，讓他們歡喜歡喜罷。我總趕快替你去製造這種燈就是了。」

燈蛾王聽說，千恩萬謝地辭別了慈愛仙姑，歡歡喜喜地回去報告。至於燈蛾族裏聽見這個消息時的快樂，那是不消說得的了。

慈愛仙姑於是走下山去，來到這個世界，設法教人製造電燈。那時恰巧在歐美國裏，有幾位專心研究電學的先生，正在研究着把電力利用於一切的人類的事業上。慈愛仙姑便趁着這個機會，在他們不知不覺中，把製造電燈的方法暗暗地教給他們。於是過了不久，世界上便有了電燈這樣東西，而且人人都愛他光明而且利便，不久家家都用起他來。到了今日，他差不多已經普遍地照耀着全世界的文明的地方了。

諸位也有不曾看見過電燈的麼？我想，諸位既做了二十世紀的人，雖然是生在我們的享受物質文明的幸福極少的中國裏，也總不至於連電燈都沒有見過罷。諸位可曾留意到在夏天的時候，那些環繞着電燈旁邊的成羣結隊的飛蟲麼？他們無論怎麼樣撲近燈旁，他們所得到的祇有光明，再也沒有殺身之禍了。於是他們在很快樂地飛着的時候，便大家唱着一隻新的歌，讚頌慈愛仙姑。這新歌的歌辭是：

親愛的同伴！

飛啊飛，

飛着不要停！

我們飛向光明。

我們飛向電燈。

電燈是夜裏的太陽神，

而且不殺我們的生命！

同伴啊！

飛啊飛，

飛着不要停！

我們感謝慈愛仙姑的慈愛，

我們祝頌她長生！

從此以後，這電燈的四周，就成爲燈蛾的極樂世界了。

小賭婆兒的大話

徐志摩

方才天上有一塊雲，白灰色的，停在那盒子形的山峯的頂上，像是睡熟了，他的影子蓋住了那山上一大片的草坪，像是架空的一個大天蓬，不讓暖和的太陽下來。一隻灰胸膛的小鳥，他是崇拜太陽的，正在提起他的嗓子重復的唱他新編的讚美詩，他忽然起了疑心再爲他身旁青草上的幾顆露水，原來在陽光裏像是透明的珍珠，現在變成黯黯的，像是憂愁似的，他仰頭看天時，他更加心慌了，因爲青天已經躲好，只賸白膚膚的一片不曉得是什麼。他停止了他的唱，側着他的小頭，想了一會兒，還是滿心的疑惑，於是他就從站着的地方，那是一顆美麗的金銀草，跳了出來，他的身子是很輕，所以最嬌嫩的花草們，都愛他的小腳在他們頭頂上，或是腰身裏跳着舞着，每會他過路的時候，他們只點着頭兒擺着腰兒的笑，因

爲他們不覺得痛，只覺得好玩，並且他又是最願意唱歌兒給他們聽的。現在他跳不上幾步，就望見他的一個朋友，他是一隻夜蝶，渾身搽着粉的，伏在一株不會開花的耐冬上，他就叫着他的名字，那是小玲瓏，問他爲什麼天上有了這樣大變動，又暖又亮的太陽光爲什麼不見了。但那小玲瓏有他自個兒的心事，他昨天晚上出去尋他的戀愛，那是燈光，在深深的黑暗裏飛了半夜，碰了好幾回釘子，翅膀上的金粉，那是他最心疼的，也掉了不少，燈亮，他的戀愛，還是不曾尋着，他在路上只見一對螢火蟲，那是他本來看不起的，在草堆裏有可疑的行爲，此外他的近視眼望得見的就是那顆可惱的大星，還是在那裏一閃一閃的引誘着他，可憐他那不到三分闊的翅膀如何能飛得到幾萬萬里的路程，雖則那星如其要他的性命，他是一定不遲疑的奉獻。所以他忙了一夜，一點成績都沒有，後來在一塊生荊刺的石頭上睡了一會，直到天亮才飛回來的，現在他貼緊在一株快開小白花兒的耐冬

身上，回想他一晚上的冤屈，抱怨他自己的理想，像做夢似的出了神，他的朋友招呼他，他也不曾理會，一半是疲倦，一半是不願意，所以他只裝是睡熟了沒有答應他。那灰胸膛的小雀子是很知趣的，他想不便打擾人家的好夢，他一彎腰又跳了開去。這時候山頂上那塊雲還是沒有讓路，他的影子落在青草上更顯得濃厚了。所以他更是着急的往前跳，直到他又碰見了一個老朋友，那是一隻尖尾巴青肚皮的跳蟲，他歇在一顆苦根草的草瓣上，蹺着他那一對奇長的後腿，捧着他的尖尾巴像在搔癢似的。『喂，小賭婆兒』（那是他的渾號，他的名字叫做土螻）我們的小雀兒對他喊着，『你的聰明是有名的，現在我要請教你一件事，方才我們的青天，我們的太陽光，不是好好兒的嗎？現在你看，爲什麼這暗沉沉怪怕人的，青天不見了，陽光也沒了，這是什麼緣故呀？』緣故？那蟲兒說，『那是兆頭，也是不好的兆頭哩，我告訴你說，我的小哥兒』（我們要記得那尖尾巴青肚皮長腿子的跳

蟲不是頂老實的蟲子，他會說話，更會撒謊，人家稱他聰明，誇他有學問，其實都是靠不住的，他靠得住的就是他那嘴。『這又是什麼兆頭呢？』我們的小雀兒更着急的逼着問。那蟲子說，『常言說的小兒快活必有災難，今天原來不是上好的天時，偏是你愛唱那小調兒，唱了又唱，唱了又唱，唱得天也惱了，太陽也怒了，不瞞你說，我也聽厭煩了。你知道爲什麼天上忽然的變黑了？那是一個大妖怪，把他那大翅膀蓋住了天，所以青天也不見，太陽也沒了。那妖怪是頂可怕的，他有的是一根大尾巴，頂大頂大的大尾巴，他那尾巴一掃的時候，我們就全得遭殃。你不記得上回的大亂子嗎？我們那顆大個兒的麻栗樹刮斷了好幾根青條，好幾百顆大龍爪花也全讓札一個稀爛不是？兩個新出窠兒的吳知了兒正倒運，小翅膀兒也刮糊了，什麼了兒也知不了了。你說這不可怕嗎？現在又是那兆頭來了，你快想法子躲起來罷，回頭遭災可不是玩兒。你又有家的，不比我那身子又輕又鬆腿子又

長又快的，再會罷，我這就去了。』

小賭婆兒說完了話，就拱起了他的腿彎子，捺下了他的尖肚子，仰起了他的小青嘴兒，撲的一跳，就是三五尺路，拐一個彎又一跳，又一跳，就瞧不見了。我們老實的小雀兒聽了他那一番大話，一句句他都相信是真的，他抬頭看一看黑蔚蔚的天，他心裏害怕，真的像是那大妖精快要作怪似的，他是頂膽小的，況且小賭婆說的不錯他是有家的，那更不是玩兒，他做家長的總得負責任不是？他站着翹着他小尾又出了一會神。這會他膽氣有了，他就拉開他的翅膀，那是藍毛鑲白邊頂美的翼子，嘴裏打起了口號，他就飛飛飛了。那口號是找他的太太與他們的小孩子的（他有一個小身材的太太，三個小孩兒都像他，就是毛兒沒有長全。）這回他有了心事，再不說閒話了，雖則在路上他又碰到好許多朋友，那綽號叫小蠻子的螳螂，渾身穿着盔甲的黑板蟲，愛出風頭的一對紅蜻蜓姊姊，草葉子上那怕人

的大黑毛蟲，還有好幾個遊手好閒的長脚蚊蟲，他都沒有打招呼他要尋着他的妻子要緊。

他飛不到一會，他就聽見水響，那他知道是那條山澗整天整夜括喇括喇唱着跳着的小澗兒；夾着那水響，他又聽着一陣小孩兒打哈哈，那聲音他聽得頂熟，他跳上一塊三角稜的石頭上往下看時，哈哈，可不是他的全家全在這水邊兒作樂？那是小黃，那是小小黃，那是絡兒，他們都站在淺水裏，像一羣小鴨兒似的，一會兒把他們那小嘴到水底石子裏去溜幾下，扭過頭來向他們的賂支下很勁的擰，擰完了掙開了一對小翼子，像是兩片破傘，豁刺刺的搖，搖得水點兒亂飛，接着他們哥兒三就打哈哈，他們那樣子頂樂的。還有貼近那野薔薇的草堆的一塊大石頭蹲着的可不是那一樣會淘氣的小靈兒，她比她的孩子也大不了多少，她今天，是領了那羣孩子上這兒洗澡來了，她自己蹲着看他們在水裏鬧，看的真樂，小

黃打哈哈，小小黃打哈哈都不要緊，就是那小絡兒頂好玩，他那一打哈哈，媽媽也掌不住打哈哈了。

這時候他們一抬頭見了他們的爸，他們爽性樂瘋了直嚷，小小黃兒差一點吊下了水，因為他的小腿子還不大站得穩。但是我們的好小雀兒可不能跟他們一般見識，因為我們要記得他是那三個小小雀兒的老子，那小靈兒的丈夫。做家長的最講究體統，在小孩兒面前不能隨便的打哈哈，我們的小雀兒也懂得，所以雖則他自己也頂愛在水裏打滾鬧着玩，他常常背着他們自個兒出來尋快活，但是當着他們的面，他就有他做老子的嘴臉了。尤其這時候他有的是心事，他怕那大妖魔，喫了青天與太陽的妖魔，就快作怪，他十二分的相信那小賭婆的大話。所以不等他們笑完，他就大聲的說了一大篇的話，意思是大禍快臨頭了，你們還在這裏頑皮，他也怪他妻子不懂事，也不看看天時，隨便的帶了一羣孩子出來胡鬧，

說完了話他就逼着他們趕快一起回家去躲起來。這一下可真是煞風景，小靈兒、小黃、小小黃、小絡兒全嚇慌了，他們哈哈也不打了，澡也不洗了，戰兢兢的張開了破傘似的翼子，跟着他們懂事的老子往回飛，可憐那小絡兒、小小黃兒真不濟事，路上也不知道栽了好幾回筋斗，幸虧有他們的爹媽看着沒有閃壞，又好在他們的家也不遠，一會兒就到了，小孩子們一見了家好不快活，他們一個個搶着到窩裏去躲好了，挨得緊緊的，一點聲響也沒有，他們的小心兒裏又覺得害怕，又覺得好玩，不知怎麼好似的。我們那小雀兒領了他們回到了家也就放心得多，他這時候站在家門。斜着眼看小靈兒呆呆的蹲着，一半是怪她，一半是愛她，後來他忍不住就忽的一響跳過來，挨緊了她，把他那小嘴往她的頭毛裏窩着，算是親愛的意思，小靈兒也懂事知道她丈夫愛她，也就緊緊的挨着他，渾身覺的暖 and 頂暢快的，這時候我們的小雀兒心裏在想：『現在好了，那小淘氣的也回了家，我的蜜甜的

小靈兒也挨着我，管他妖魔不妖魔，作怪不作怪，我再也不怕了。」

再過了不多時在山頂上睡着的那塊灰色的雲也慢慢的動了，像是睡醒了，要不了一會兒他飛跑了，露出青青的山峯，還是像早上一樣，在太陽光裏亮着，頭頂上也再沒有一絲一斑的雲氣，只有一個青青的青天，望不見底的青天。這時候我們的小雀兒又在唱他的歌兒了，這會唱得更起勁，更好聽，他又在讚美他崇拜的太陽與青天，他也笑他自己方才的着忙，他也好笑那小賭婆的說大話，他也記得那愛睡的小玲瓏兒，也許這時候還是伏在那快開小白花兒的耐冬上做他的好夢……

八月三日。

蜘蛛與草花

日本 小川未明 著

曉 天譯

好像嬰孩剛纔睜開眼睛，凝視着甚麼東西微笑也似的那纖小的草花，在路傍開着。

草花的生命，實在短極了，當狂風暴雨襲來的時候，她便不得不陷落在凋零的運命裏去。

但是在她這短促的生命期間，也就是她一生無上快樂的時候。太陽的煦靄的臉兒，雲的柔膩的姿兒和蜜蜂的探訪，雖都是使她快樂的事；但是其中最能娛她的心，要算是當着那不知從何處翩翩飛來的美麗的蝴蝶棲止在她身上的時候了。

在這路旁開着的草花，自從她睜開她那可愛的眼睛後，直不知道怎樣盼望空想過蝴蝶的來訪問呀！

『像自己這樣不能惹人注目的草花，怎會有意中所念的那樣美麗的蝴蝶來棲止在身上呢？』

草花也會這樣的悶過有時，她被從那載着重荷的馬車的足跡車轍飛起來的塵土，把她的頭污穢了的時候，但她對於自己的前途，還是照常抱着種種的希望呢。

因為她生長在路旁，所以蚊和蠅不時的來集在她的花和葉上。小花在每天傍晚的時候，總是聽着嗡嗡的蚊子的鳴聲。有時蒼蠅拿牠那污穢的腳污染了她的身體，她討厭極了，但是沒有甚麼抵抗的方法。

有一天，具着一付可怕的面孔的大蜘蛛，不知從何處爬來了。

『呵！可憐呀！蚊和蠅每天不來這裏麼？你不受牠們的苦纏麼？』蜘蛛用很深厚同情的語調問小花說。

小花聽着蜘蛛的話，全不像牠具着的那付面孔一樣的可怕，很溫柔的慰問她，她不覺感泣起來。

『來自然是來；但是也不一定欺負我，所以倒可以忍耐着。』小花答說。

『牠們都是些壞東西！我替你征伐牠們罷！但是這麼樣你就不得不暫時受點委屈呀！』蜘蛛怒眼圓睜，像發命令的樣子這樣說。牠也不等小花回答，隨着就開始拿牠的細絲在葉和葉，莖和莖的中間張起網來。

這蜘蛛的網，使小花比着蚊蠅的來擾亂，更不知又是怎樣的煩惱了。

小花對於這老臉皮的蜘蛛，以為只要牠不來束縛她的花瓣，就算幸福了。但蜘蛛本是狡強的東西，當蚊和蠅不來的時候，總在根間躲着睡覺。

有一天美麗的蝴蝶飛來了。她棲止在小花上。

『呵！怎麼這樣香哩，可愛的小花喲！我很愛像你這樣的香味。我雖曾在各種花上棲止過；但是從來還沒有嗅過像你這樣戀戀難捨的香味哩！小花！我願你做我的朋友呀！』

這個時候，小花是怎樣的歡喜呀！從此小花和蝴蝶便非常親密起來。有時蝴蝶要想飛去；可是她才飛起來，立刻又回到專等着自己的小花上去了。

這個時候，鼯睡着的蜘蛛起來了。牠立刻跑到小花那里去，用牠那閃閃的目光，凝視着蝴蝶。小花見着這個樣子，她那小小的心臟突然驚懼起來了。但是蝴蝶一點兒也不知道。

『蝴蝶君！請你注意你的美麗的翅膀，不要掛在細絲上啊！』小花這樣警告蝴蝶。

蝴蝶大喫一驚，睜眼四望。不錯，她看見細絲密網在葉和莖的中間，那兒似有若無的還殘着一些蚊和蠅的死骸哩。

『呵！果然大意不得的呀，若是不教我注意，我恐怕已經掛在網上去了。』
蝴蝶在花瓣上衷心的感謝她。

『保重保重！』

在薄暮的時候，蝴蝶和小花互相這樣說着，很珍惜的別去了。
蝴蝶去後，帶着可怕的面孔的蜘蛛，爬到小花身上來了。

『你爲甚麼教給蝴蝶不相干的注意呢？』蜘蛛向小草花責問。

『你不是恣意橫行的把你的巢張在我的身上麼？我請你早些移到別處去罷！』小花反向蜘蛛說。

這樣一說，蜘蛛便大怒起來。

『你不要狂妄！你留心着罷……』蜘蛛這樣說，於是便連小花的頭上也拿網張起來了。

第二天，蝴蝶因爲不能忘卻了小花的香味，又飛來了。她正要向花的頭上去棲止時。

『不行！不行！快點逃去罷！』小花在苦痛中這樣叫喊。蝴蝶看見這個慘狀，大喫一驚飛去了。過了兩三天，蝴蝶總不放心小花，又來看她。但是這個時候，纖小的草花已經枯死了。

小川未明君是日本社會主義文藝作家頂有名的一人，他的真實和熱情的力的作品，獨耀文壇。童話的創作者，要算第一二位哩！他的童話集已不

下十幾集了，現在還每年都有一兩集出版哩！

(譯者)

種種的花

日本 小川未明 著

曉 天譯

種種不一樣底花，抱着種種的運命而生在世間，也恰與人們的身是同樣的。在曠野裏紫色的堇花開放底時候，山中的雪還是白亮亮地殘留着。雖說是春天到了，可是無論看着這處或那處仍舊是那殘冬蕭條的景色。

堇花聽得小鳥在那傍樹林裏寂寥地叫着。她常常受寒風所吹，弱小的身體差不多要凍起來了。一天趕一天地那雲色也漸漸明亮開來，她看見從雲間洩透的陽光，很溫暖的照在原野上，於是她的精神也跟着愉快了。

堇花每早從太陽一出以至夕落時候，常聽着那美麗小鳥的啼聲。

『是什麼鳥兒呢？很願瞻仰瞻仰他的丰采呀！』堇花這樣想着。

但是堇花終久沒有見過那鳥的樣兒，不幾天凋落之日到來了。當這時候，恰地傍邊長着的木瓜花正在開放。木瓜花把那堇花獨自呻吟着寂寥地凋落去底影兒看在眼里裏了。

木瓜花鮮紅地得意洋洋地開着。日光照耀在她身上，更是顯得十分的美豔。有一早晨，木瓜樹的枝上飛來一隻美麗的小鳥，很好聽的在歌唱着。這時候木瓜花向小鳥說：

「啊！是怎樣美妙的聲音呢？堇花妹妹是如何的懷思着你的聲音呀！她說她誓想瞻仰瞻仰你的丰采呢。可是可憐呀！兩天前寂寥淒慘地凋落去了。」

小鳥傾耳靜靜的聽着。

「我麼？那不是呀！不是說蝴蝶君麼？見了像我這樣醜陋的樣子，怎能够使她眼簾爽快呢？」小鳥答說。

『蝴蝶的樣兒那樣的美麗的麼？比你的樣兒更是美麗的麼？』木瓜花喫驚着問。

『我以美妙的聲音唱歌，可是蝴蝶卻不會出聲只默着。因為這樣，所以他比我不知幾百十倍還要美麗呢！』小鳥這樣的答着，不覺間不知飛向那裏去了。

木瓜花從這次後，就很想與蝴蝶相會。她儘幻想着蝴蝶的樣兒，可是這時候原野裏還正寒冷，纖弱的蝴蝶還沒有飛舞呢。

風很強的一天的日落時分，木瓜花不能不消沈地凋落去葬在土裏了。終久木瓜花沒有見過蝴蝶遂過去了。

從那次以後，過不幾天，原野裏也暖起來。那裏種種的花眩耀地開放了。翅膀美麗的蝴蝶棲止在黃色的焰燃燒着一般的那盛開的蒲公英的花上。

別的種種很多的花都在羨慕這蒲公英。當這時候，那聽得小鳥的聲就幻想

他的樣兒的莖花，和從那小鳥聽得蝴蝶的樣兒就想瞻仰他一面的木瓜花，也都凋零去枯朽成土，簡直連影兒都不留了。

蒲公英的花和蝴蝶，談笑玩耍真是快樂極了。

那是靜平無風天氣很好的一天，忽然間聽着卡拍卡拍的聲音在地上響。

『是什麼呢？』蒲公英說。

『什麼可怕的東西向着這裏來的樣子呀！』蝴蝶說。

『蝴蝶君！務請你在我傍邊呀！我怕的不得了呀！』蒲公英一面打抖一面說。

『我不能這樣做呀！』蝴蝶說着便從花上飛去了。

當這時候卡拍卡拍的音迫近來了；被農夫打着的大馬，沿那路奔來了。於是路傍開着的蒲公英的花，被馬踐踏碎了。

原野裏很平靜的了。過一天又一天也都是大好天氣，可是再沒有馬通過了。

懶惰老人的來世

日本 小川未明 著

曉 天譯

某處地方，住着一個懶惰的老人。老人從年青的時候，對於活動手足與人談話，就非常懶惰，隨時凝然不動就是他所最喜好不過的。

春天的花開放了，也不到那裏觀賞觀賞去；什麼熱鬧的大祭，也沒有特意去觀看的心意；每天只是凝然不動的屈着背坐着。

年紀老了，越發的懶惰起來。連豎直那倒去的火箸也覺得是麻煩不過的。可是老人，大家都愛他認他做德厚的人。他的生活也還不苦，整日的到有太陽的地方去向日黃。

老人雖說不敏於口，可是內心是很善良的。若人們老爺爺老爺爺的叫着來

的時候，那他就做出很冷淡的樣子表示他的厭煩。

『老祖爺！今日天氣很好不到那處去散步麼？』家裏的人這樣說。老人揚着禿頭仰着空。

『啊！風冷得很，沒有去啦。』這樣的說。

老人還做着怕冷得很的樣子。老人雖是這樣冷淡，可是對於兒童們，是很親愛呢。

老人本是頂懶惰的，集合起小孩來，決不會講有趣味的話給他們聽；可是一見着他們就一團和氣的哈哈的笑。小孩們老祖爺爺爺的叫喚着在他旁邊遊戲。老人酣睡去了的時候，他們載紙片在他頭上，插旗子在他背中那樣的頂好笑的在玩弄嬉戲不了。

老人特別對於兒童，不有一點厭煩的樣子。

了。不論誰，年紀老了的，是要死的，同樣的這老人到了最後，死亡的日子也自然來了。

老人在世的時候，沒做過惡事於是往極樂去了。

這時，佛向老人說：

「你在世間太懶惰了，對於他人也沒做過好事，反面惡事也沒做過，而對於兒童又很和靄親切，所以不論什麼你所願望的你說了，都可給你一樣罷！」

老人低頭而想，究竟要求什麼好呢？

「佛爺！我再成人到世間去只這次够了。我願望使我成個更好優遊安樂的東西啊！」這樣的祈願了。

佛以老人這樣的懶惰，不禁的發笑了。

佛想着，像這樣使他成個什麼呢？想了又想，像老人所祈願的東西一樣也想

不出來。

『使他成蛇罷！』佛這樣想，但是蛇冬天是畏寒的，不適用於老人。

佛向種種方面都想了所得到的結果。

『使他成雲罷！』這樣的想了。雲在渺茫無邊的大空裏，每日無定向的漂浮自在的。像老人這樣懶惰的人，是頂適當的了。可是大風吹來的時候，仍不得不急急忙忙的東奔西馳。像這樣也還是不適用於老人。

佛可困難了；可是最後想出來的結果，遂使老人成爲像下面那樣的東西了。

那裏是遙遠的南方的溫暖的海，人跡不到的地方，把老人變成了在那海裏的岩蔭上軟耐軟耐的海草了。終日軟耐軟耐的浮在海面上，日光很溫暖的照着，波影燦爛燦爛的輝耀；鳥也不常飛來的那小島上，人類獸類也沒有一個棲息着；就是通過那近傍的汽船的黑烟，尙且不能見得着呢！只是岩上開着的鈴蘭的白

花，幽微的發放清香而被那平穩的暖風煦煦地吹散脫落罷了。

這樣的一日過去，不覺間十年二十年的過去，百年二百年的過去。但是獨有那個地方，無論何時，日出以至日沒，同樣的光景是繼續着。

兇惡的國王

丹麥 安徒生(H. C. Andersen)著

顧均正譯

從前有一個兇惡和自矜的國王，他銳意要克服世界上一起的國家，並使人聽得他底名字就心裏害怕。火啊，鎗啊，都徵示出他向前的進行；他底軍隊蹂躪田野裏底禾稻，又向農民底茅屋上縱火，直使赤熾的火焰，舐嘗着樹端底葉子，而熏灼的果實，滿懸在焦黑色的樹枝上。許多個顛連失所的母親，都懷着她赤裸的乳兒，躲在煙熏的牆後，那些兵士又隨後搜尋着她，如果他們將她和她的孩子找出，那末他們無上的歡欣就起始了——實在橫逆的厲鬼不能做得更壞一些。

但這種事情，卻正合着國王底意思，一天天過去，他底勢力漸漸兒伸長了，他底聲名舉世都驚怕，而幸運又緊緊地隨着他一切的作爲。他從戰勝的市鎮，拿回

黃金和財寶；那些財產——他要搜羅到不能再在別處尋出一些——是堆聚在他底都城裏，現在他又造起了壯麗的宮殿，教堂，和凱旋門，見了這種尊榮，任誰都要說：『多麼偉大的一個國王呀！』他們總不想到他帶給別地方底慘狀；他們不聽得被征服都市裏騰沸着的哭泣和哀號。

國王望着他底黃金，望着他都麗的大廈，於是就想，像許多人一樣地想，『我是多麼偉大的一個國王呀！但是，我必定還要偉大些，更還要偉大些！要使人總不會說，更有其他的權力比我大，或則就是一樣的。』所以他又接下去和鄰國爭戰，而把他們一齊都征服了。他用金練來縛着被征服的國王在他車上，就迫着他們曳行街市，有時他還要加以鞭策；當他高坐在桌子邊，他們一定要躺在他和他朝臣底足下，而拾那擲給他們的小片的麵包。

現在這國王有他的雕像在市場裏和王宮裏了——不但這樣，他還要把牠

放在教堂裏，放在上帝底祭壇的前面，不過祭司說：『喔，國王！你果然是偉大；但上帝究竟更是偉大。我們不敢這樣做！』

『好，』那惡毒的國王說，『那末我照樣地克服上帝罷！』他就矜驕而傲慢地建起一艘極機巧的砲艦，用牠來馳行空中；這艦繪飾得和孔雀的頸項一般，鑲着的那些明星般的東西，似乎是上千隻眼睛，其實每眼是一粒砲珠。

國王正坐在艦底中央，他只要把彈簧一撥，就有千餘顆的彈丸飛射出來，同時，那些彈丸又和前次一樣地裝好了。數百隻強大的海鷹駕着這艦，於是他就飛向太陽邊去了。大地遠躺在他底下；起初看去，那些高山和叢林，祇不過像犁轉的一塊田疇，那裏有綠星星的草地，從倒翻的泥土裏仰望着上方；歇一會，那些又像平鋪的地圖，立刻間又把這一切都消失在雲霧中。海鷹愈飛愈高了。

於是上帝差他無數的天使中底一個下來，那兇惡的國王就向他放射上千

的彈丸。但是彈丸反從天使閃耀的翅膀上，像雹石似地折了回來。一點的血，僅只單獨的一點，自白色的羽翮上滴下來，而恰巧這點落在國王所坐的艦中。這點血像燃燒着的火焰，牠底重量好似千噸底鉛球，使砲艦帶一種危險的速度向地面沉下。海鷹強壯的翅膀是折斷了；呼呼的風聲在國王耳邊刮着，濃雲包圍着在四周（自然是由他所燒毀的都市凝成的）像將要下雨的樣子，看去好似幾隻蟹，有幾里來長，向他伸着強壯的足爪，或則又可以說像幾塊滾石或幾輛噴火車，國王半死地躺在艦裏，後來，那艦就吊挂在樹林裏底叢枝間。

『我要征服上帝！』他喊道。『我已經宣誓——我底志願就是法則！』於是他費了七年的工夫，造成一艘最大的砲艦來馳行在空中。他鍊成許多鋼製的飛彈，因為他要去攻擊天上底堡壘。他從他所統治的國裏，集了一大隊的兵士，當他們排成軍陣時，他們團團地遮住許多里的地面，當他們已趁着那特製的砲艦，而

國王自己，也將在那里就坐的時候，上帝遣了一羣蚊類，只單獨的一小羣蚊類，飛撲在國王底四周，螫他底兩手和面頰。他忿怒地揮他底佩刀，不過總揮了空，而不能觸着蚊類。於是他命兵士拿了些貴重的絨氈來，厚厚地圍住他，使沒有一個毒蚊可以用刺來螫得進；兵士就照他底吩咐做了。但其時卻有一個很小的蚊蟲攢進絨氈底內層，爬到國王的耳邊，而在那裏刺螫他。那處就如火焰似地焦灼起來，毒液射進他底腦袋；他幹忙從艦裏逃出來，扯破了一起的絨氈，把他底衣服也撕個粉碎，赤裸地跳躍着在他粗鄙而蠻野的兵士中間，他們現在嘲笑這瘋狂的國王，因為他要襲擊上帝的宮闕，而反立刻被一個單獨的小蚊所征服了。

拇指林娜

丹麥 安徒生(Hans Andersen)著
O F 女士譯

從前有一個農婦，她非常渴望自己有一個孩子，所以她到老女巫那里去，向她說道：『我很迫切的想有個孩子——一個小嬰孩——老母親，你願意給我一個嗎？』

老婦人回答道：『我極願意的呀！這里有一粒大麥是給你的；他和生長在農夫田裏的、圍場上喂雞的都不是同一種類，你種他在花盆裏，你便會瞧見你所要瞧的了！』

農婦叫道：『謝謝你，謝謝你！』她便給了女巫六個辨士，於是回到家裏，照她的指點，把大麥種在花盆裏，不久就長出一枝大而美麗的花來。他的樣子像鬱金

香，但是花瓣裹得很緊——他還含苞未放呢。

農夫叫道，『多麼可愛的一枝花呀！』她向這姣豔的紅黃相間的花瓣接吻，當他吻他們的時候，花立刻給了一個高聲的通知，放開了。他的確是鬱金香，但是在花心的綠的部分坐着一個小小的女孩，極其豔麗，全身不會比農婦的拇指大些。所以她叫她拇指林娜。

她的搖牀是一個美麗而油漆的胡桃殼做的，紫羅蘭花瓣的臥褥，玫瑰花瓣的被子。她晚上便睡在這裏；白天在桌上遊玩。農婦用一個碟子盛了水，裏面放了花，花柄在水中，花朵靠在碟子的邊上。在水面上浮着一張鬱金香的大葉子，葉上拇指林娜可以坐了。從碟子的這邊駛行到那邊，她的漿是用兩根硬的白髮做的。樣子非常的有趣呵！她也能唱歌，她的聲調的細微和甜蜜是從來所未聞的。

有一晚上，當她睡在美麗的牀上的時候，一個大而醜的蝦蟆從破窗格中跳

了進來。這個蝦蟆是這樣一個大、老、醜而且溼的動物；她立刻跳到桌上，拇指林娜就在桌上放着的紅玫瑰的花瓣下睡着。

蝦蟆說，『這正好給我的兒子做媳婦；』她便攪了拇指林娜睡的胡桃殼，帶着她從窗格中跳下，跳進園中去了。

園中有一條闊的小溪；他的兩岸是很卑溼的，就在這泥淖之中那老蝦蟆和她的兒子居住着。

唔，他是何等的醜陋和惹厭呀！正像他的母親。他瞧見了胡桃殼中的美麗的小姑娘，只會咕克，咕克，勃裏咀——咀——咀的叫着。

老母蛙說，『不要如此作聲，將她驚醒了。她很容易逃開我們的，因為她像羽毛一樣輕呢。我將告你說怎麼辦；我們拿她出來，跳下水去，把她放在一張大的荷葉上；她是這樣的細小，這荷葉對她鬚鬚是一個小島。她便不能逃開我們了，我

們可以去，在泥淖下備下房間，讓你和她一同居住。」

在河池之中生長着許多荷花，闊的綠葉浮滿在水面上。離岸最遠的葉子也是最大的；老蝦蟆向着他游去，把睡着拇指林娜的胡桃殼放在他的上面。

這個可憐的小姑娘在明天的清朝醒了，當她瞧見她睡在荷葉上的時候，她開始哀哀的哭泣了，因為在綠葉的四周只有水，沒有別的東西，她以為她永不會再上岸去了。

老母蛙跳進泥淖去，用蘆葦和黃茸花裝飾她的房間，使得他潔淨而華麗，可以迎進她的新媳婦。後來她同着醜陋的兒子一齊遊到她安置拇指林娜的荷葉那里；他們去攜帶了她的美麗的搖牀，在她自己進新房之前，替她安放在房裏。老母蛙在水中鞠躬，向她說，『這是我的兒子；他將做你的丈夫了；你們將很舒服的在泥中同居，我已替你們預備好很精緻的房間了。』

『咕克，咕克，勃裏咀——咀——咀！』她的兒子只會這樣叫着。

他們於是拿了潔淨的小牀游開去，然而拇指林娜獨自坐在綠葉上哭泣，因為她不願同老母蛙同居，而且做她的醜陋的兒子的妻子。在下面水中往來游泳的小魚，聽得老母蛙的說話，所以此刻探出頭來——他們想看看這位小姑娘。當他們瞧見了她，為她的美色所迷了，於是忿怒惹厭的老蝦蟆要帶了她去。不，這決不會的！他們圍住了水中的綠的葉柄，用齒咬斷了，於是荷葉托住了拇指林娜順流而下——愈去愈遠，到了老蝦蟆不能跟上的地方。

拇指林娜航行，經過了許多地方，矮樹叢中的野鳥見她就唱，『呵，多麼可愛的一位小姑娘呀！』葉子向前流去，愈流愈遠了；拇指林娜鬚鬚是在旅行呢。

當她航行的時候，一隻小而美麗的白蝴蝶不住的繞了她飛，後來在葉上停下了。拇指林娜是很快樂的，她覺得如此愉快，因為沒有什麼去煩擾她，現在她不

怕老蛙來追她了；經過的地方，各種東西都是這樣的美麗，因為陽光照在水上，使得他像流金一樣的光耀。她於是解下帶子來，一端繞住了蝴蝶，一端繫在葉子上。荷葉載着拇指林娜向前流，越流越快了。

忽然有一個大的金龜蟲營地飛過去；他瞥見了她，用爪捉住她的細腰，飛進樹林去了。但是綠葉依然帶了蝴蝶流下溪去；蝴蝶被繫在葉上，不能脫身呀！

可憐的拇指林娜是多麼恐懼呵，當金龜蟲帶她飛進樹叢中的時候；她又覺得多麼憂愁呵，因為可愛的白蝶被她繫住在葉上呢；她怕，假使 he 不能脫身，他便要餓死在那裏了。但是金龜蟲毫不在意。他把她安放在樹中最大的葉子上，給她些從花中採來的蜜吃，向她致贊美詞，對她說她是很美麗的，雖然和他同族的姑娘們不完全相像。停了片刻，所有住在樹中的金龜蟲都來訪問她；他們對着拇指林娜看，有一個小姑娘縮進了觸鬚說，『她只有兩隻腳；樣子多麼可憐呵！』又有

一個喚道，『她沒有觸鬚呵！』第三個說，『她的腰瞧着是多麼瘦削呵；她恰像一個人類！』於是所有的母蟲同聲和着說，『她是非常非常醜陋呵！』帶拇指林娜來的那個金龜蟲依然不肯相信她是不美麗，但是禁不住其餘的蟲反覆而且執持她是醜陋，後來他也開始以爲他們的批評一定是不錯的，決意不再替她幫忙了；她可以隨意到那裏去。因此所有的甲蟲都同着她飛下樹來，安放她在一枝雛菊上，還給她的自由；拇指林娜於是忍不住哭泣了，因爲她是醜陋得母金甲蟲不願同她作伴呢；然而拇指林娜是凡能想像得到的最美麗的小動物，柔順而娟媚，並且像最可愛的玫瑰花瓣一樣的明秀。

整個長的夏季，可憐的拇指林娜獨自在廣漠的林間。她親自用長草織成了一架牀，掛在一片大葉之下，遮蔽風雨；她吸花間的蜜汁，飲每朝結在草上和葉上的露珠。她這樣過了夏季和秋季，於是冬天——嚴酷而長的冬天來了。所有的

鳥，唱甜蜜的歌給她聽的，都飛去了，樹木和花卉是凋零了，遮蔽拇指林娜的住所的大葉捲了起來，變成乾枯而焦黃的莖了，拇指林娜非常的怕冷，因為她的衣服已穿破了，她自己又是這樣的脆弱；可憐的小東西，她是幾乎冷得要死了！天起始下着雪，每一片輕的雪飄在她的身上，使她感受到的正和把滿剷的雪擲在我們身上使我們所感受到的一樣；因為比起只一英寸長的一個小動物來我們真是巨人呵，她將自己裹在一片破葉裏，但是一點不覺得和暖——她冷得發抖，所以她離開她的藏身之處了。

靠近樹林，距拇指林娜的住所不遠，有一片大稻田；稻早就割去了，只剩下乾枯的稻根矗出在冰硬的地面。這在拇指林娜鬚鬚是另一個樹林，當她取道經過那裏的時候，她是多麼寒顫呀！後來她來到田鼠的門口；因為田鼠親自在草根之下挖了一個小洞，她住得安穩而舒服，有一間房子裝滿了穀，兩旁有清潔的廚房

及儲藏室。可憐的拇指林娜，鬚髯像一個乞女；她站在門前求化一粒小米，因為她有兩天沒有東西吃哩。

田鼠——他的確是一個脾氣極好的老動物——說道：『可憐的小東西！到我煖和的房子裏去同我用飯，外面是這樣的冷，我願意指示你我的小房子。』

不久，她非常的喜歡了拇指林娜，向她提議住在那里。『假使你願意，可以同我居住過冬，但是你必須掃除我的屋子，並且講故事給我聽，因為我是很愛聽故事的。』拇指林娜對於田鼠的請求都依從了，在她的新的住宅裏是極舒服的。

田鼠說道：『我們將要有個客來；我的鄰家每星期來看我一次。他是比我好，在他的宅子裏有許多大房間，並且身穿一件很美麗的黑絨的大氅。假使你能弄到他做丈夫，是非常闊氣的；但不幸他是個瞎子，他看不見你。你必須講你所知道的最可愛的故事給他聽；我可以告訴你，他是一隻地鼠呵。』

但是關於得鄰家地鼠君的歡心這件事，拇指林娜毫不關心，她也不想嫁與他。他來訪問的時候穿了黑絨的外套；他是如此富裕及博學，田鼠說他的屋子比她的大上二十倍。但是陽光和美花他不能享受；他時常謾罵他們，雖然他永未見過。拇指林娜叫去唱歌，供他的娛樂，這時候她唱的是『母鳥，母鳥，飛開家！』地鼠聽了她的甜蜜而迷人的歌聲，墮入情愛了；然而他並不說出，他是一個極端莊謹的動物呵。

他適正在地下掘了一條長的通道，從他們的屋子通到他自己的，他現在允許田鼠及拇指林娜隨意在內來往；然而他叮囑他們不要怕躺在道中的一隻死鳥。那是一隻整惱的鳥，嘴和羽毛都完全的，所以他猜想他必定是新近——冬天的開始時——死的，正葬在他所掘的通道中。

在他們動身的時候，地鼠的口中啣了一片火絨。在暗中明亮如火，他走在前

而照着他的朋友穿過長而暗的通道，當他們來到死鳥躺着的地方，他向承塵掀起他的闊鼻來，推去泥土，弄成一個大洞，讓陽光射入。在地板的中央躺着一隻燕子，他的翅兒是裹緊的，頭和足伸長在羽翼之下：這隻可憐的鳥兒顯然是凍死的。拇指林娜覺得異常的悲傷，因為她鍾愛所有的小鳥，他們在漫長的夏季唱流暢而和悅的歌給她聽；但是地鼠用短腿踢他說：「這真是他歌唱的好結局呵，養一隻鳥兒是件多麼不幸的事情！我的孩子沒有一個會變成鳥類的，這是很安穩。這種動物除了「噉吱」的叫着不會什麼，在冬天必定要餓死的了。」

田鼠答道：「是的，不錯，像你這樣聰明的動物纔能說出這樣通達的話來。這個鳥兒「噉吱唧咋」叫了所得的是什麼？冬天來了，他必然挨餓和受凍；他雖是這樣一個大動物也逃不了這種遭遇！」

拇指林娜不開口，但當他倆背着鳥兒的時候，她彎下身子來，撫順他的覆在

頭上的羽毛，親着閉了的眼睛，因為她很鍾愛小鳥們，他們唱可愛的歌兒使她愉快。他想，『夏天唱這樣和悅的歌給我聽的。亦許就是這個鳥兒呵，他給我多少快樂，這親愛的，親愛的鳥兒呵！』

地鼠現在塞住了穿進陽光來的洞子，跟着伊們回家去。但是當晚拇指林娜睡不着，因此她從牀上爬起，用乾草織成一個地毯，於是出去鋪在死鳥的下面；她又回到田鼠的房中取些輕暖的棉花覆在鳥兒的身上，這亦許能使他在冷地上得些許和暖。

她說，『再見，親愛的鳥兒！再見！謝謝你的美麗的唱歌，在夏天綠樹蔭濃，陽光暖 and 地照着我們的時候？』她說這話時，用她的頭逼緊鳥兒的胸，忽兒可怕地覺着有種東西在他裏面跳動。這是鳥兒的心——他還沒有死呢；他以前昏過去了，現在暖和些，他的生命又回復過來了。

每逢秋季，燕子都飛到和暖的地方去；但若有一隻延遲在後，便受了冷而墮下，往往在冷雪中死了。

拇指林娜怕的發抖，因為這鳥兒比起她來髣髴是一個巨人，因為她是只要一英寸高呵。然而，她鼓起勇氣來，把可憐的燕子用棉花格外裹緊了，拿來一片樹葉，她以前用作被服的，蓋在鳥兒的頭上。

明晚，她又偷偷的出去，發見鳥兒的生命已十分回復了，雖然他還是這樣的軟弱，只能張開眼來一忽兒，對着拇指林娜看，她站在旁邊，手裏拿了一片的火柴——她沒有別的燈火。病的燕子說，『謝謝你，可愛的小孩！我現在覺得暖和而舒暢；我不久就要回復我的氣力，可以再飛到和暖的陽光中去了。』

她答道，『不要，門外面太冷了，有霜和雪，你不如住在你暖和的牀上；我願意保護你！』

她用花瓣盛了水拿給燕子，他喝了，於是同她講他怎樣在荊棘中扯破了一隻翅膀，所以不能飛得很快，同着遷徙到暖和的地方的燕子在一起。他後來跌下地來，此外的事他便記不得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怎樣會埋在地中，他不能記得再多了。

他在地下度過了冬季，拇指林娜待他很好，並且親切地愛他，但是她在地鼠或田鼠的面前沒有提起過他一個字，因為她知道他們不能容忍這隻可憐的鳥兒的。

當春天剛來到的時候，太陽的暖氣透入地面，燕子起始向拇指林娜告別，她覺得很悲傷。陽光射進來，這樣溫和地照着他們，燕子請問她是否願意同他去；她可以坐在她的背上，於是他們一同遠遠的飛進綠林去。但是拇指林娜知道假使她離開田鼠是要惹起她的怒來的。

拇指林娜說，『不，我不能；我一定不去。』

『那末，再見罷，仁愛而美麗的小姑娘！』燕子說着，便飛到陽光中去了。拇指林娜望着他去，淚珠從她的眼中流出了，因為她非常愛這可憐的燕子呵。

『吱噉，吱噉，』鳥兒唱着，當他飛入綠林去的時候。

拇指林娜現在真是悲哀了。她不許出去到暖和的陽光裏；種在田中的麥，在田鼠的房子上的已經長得這樣高，在可憐的小姑娘看來，鬚鬚是一個樹林，因為他的身體只有一英寸高呵。

田鼠說道，『這個夏天你必須工作，準備你的嫁衣裳；』因為他們的鄰人，即眼睛瞎的地鼠，穿黑絨衣服的，現在正式向老田鼠提議要娶拇指林娜了。『你必須有很豐富的毛絨和麻布；你必須預備各樣精緻的衣服和家具，在你嫁與地鼠為妻之前，』田鼠說。

因此拇指林娜被迫着在紡輪上工作，田鼠又僵了四個蜘蛛日夜紡織，每晚地鼠來了，老是談論夏天不久就要去了，那時——太陽不會再照得這般炎熱，使泥土乾得像石塊一樣——是的，那時他和拇指林娜的婚姻就要舉行了。但是這種談話並不會使她高興；她非常的厭惡他的愚蠢和閒談。每天早晨，當太陽升起的時候，和每天晚上太陽沉下的時候，她時常偷偷地出去，站在門頭；風吹得穀尖倒下一面去的時候，她從空隙處能夠窺見青天，她想外面是多麼明媚呵，她又很渴望的想再一見親愛的燕子；但是他永不來，他一定是飛到遠遠的綠林中去了。

秋天來了，拇指林娜的嫁衣裳是準備好了。

田鼠說，『再隔四星期，你將出嫁了！』但是拇指林娜哭了，並且說她不願嫁與愚鈍、惹厭的地鼠。

田鼠叫道，『不要固執了，小妮子，否則我將用我的白齒咬你了！你是嫌他不

美嗎？王后也得不到這樣一件黑絨的衣服像他所穿着的呵！他是不富嗎？廚房和寤室裏都堆滿着呵！得到這樣一個丈夫真該感謝呵！』

因此拇指林娜準備出嫁了。訂定的吉期到了，地鼠已來娶他的新娘了；她將同他住在很深的地下，不能再來到暖和的陽光中了，陽光是她很鍾愛而他所不能忍受的。這可憐的孩子是很失望的，想到了她現在一定要向美麗的太陽作最後的告別，在她和田鼠同居的時候，至少得以隨時一瞥陽光，田鼠待她真是不錯呵。

『再見，光明的太陽呵！』她叫着，很悲哀地向空中展開兩臂，她在田鼠門前的一條小路上散步；稻已刈去了，只剩下乾的稻根。當她的小手臂環繞着生長在那裏的一枝小紅花時，她反覆的說，『再會，再會！假使你能瞧見親愛的燕子，代我向他表示歡迎的意思。』

『吱噠！吱噠！』——有翅兒拍着的聲音正在她的頭上；她昂起頭來，看見小燕子正在飛過去。當他瞧見拇指林娜的時候，他是多麼歡喜呵！她告訴他怎樣被迫着去承受不合意的地鼠做丈夫，並且她必須住在黑沉沉的地下，太陽永遠照不到的。當她說話時，她忍不住哭泣了。

燕子說，『嚴冬立刻要到這裏來了；我將飛到和暖的地方去。你願意同我去嗎？你可以坐在我的背上，用一根腰帶細緊了，我們就可飛去，離開愚蠢的地鼠和他的暗室，遠遠的越過羣山。到那些國裏去，那里太陽是光耀地照着，夏季是永遠留駐的，花卉是全年開放的。來同我飛去罷，可愛的小拇指林娜，你會救過我的生命當我冰凍在黑暗的地窖裏的時候！』

拇指林娜說道，『是的我願意同你去！』於是她坐在鳥兒的背上，兩足攔在展開的翅兒上，他的腰帶緊緊的繞住了一根最強壯的羽毛，於是燕子飛入高空，

飛過了森林，渡過了湖水——越過了羣山，山巔的積雪是終年不消的。拇指林娜吸了尖銳的霜氣多麼寒顫呵！然而她隨即爬在鳥兒的和暖的羽毛之下，她的頭依然向前窺視，熱切的盼望下界所有光華和美麗的東西。

後來他們到了暖和的地方。這裏太陽照得比她的故鄉分外明亮。天似乎加倍的高，加倍的蔚藍；在山坡上很繁榮的生長着許多最可愛的綠和紫的葡萄。林間有佛手和甜瓜，番石榴與鳳仙花的香氣充滿了空氣；在道路旁邊，一羣羣和愛的孩子跳躍着捕捉翅兒美麗的大蝴蝶。

但是燕子並不停在那裏；不斷的向前飛去；景色髣髴越來越美麗了。靠近明靜的湖邊，圍着參天的大樹，有一座半圯的大理石的宮殿，建造得不知多少年頭了；葡萄的藤攀附了細長的柱子，在圍在綠葉和波紋樣的卷鬚中間的柱頭上，許多燕子築起他們的巢來，內中有一個就是屬於背上騎着拇指林娜的那隻燕子。

的。

燕子說道，『這就是我的家；但若你寧願爲你自己，在生長於我們下面的花叢中挑選一朵花，我可以帶你到那里，你就在最可愛的花裏作家，因爲我在這些巢中不曾預備下我所愛給你居住的房間。我願在你挑定的一朵花中做各式的事情使你快樂。』

『那便有趣極了！』她叫着，拍拍她的小手掌。

在下面青草地上，橫着一根大理石柱子的碎片，是以前倒在地上搗碎的，在碎片的周圍綴着大而美麗的白花。燕子同拇指林娜便飛下到這里來，放在一瓣闊的花瓣上。她是非常詫異的，瞧見一個小仙人，坐在花心裏，透明得鬚髯像玻璃製成的，頭上戴着小金冠，肩膀上有燦爛悅目的翅兒，全身不會比拇指林娜大些，他是花神呵。在每朵花裏居住這樣一個仙人——少年或姑娘——但是這

個是所有花神的君主。

拇指林娜低聲對燕子說，「這個國王是多麼漂亮呵！」燕子突然的降下來把王子驚動了，因為燕子比起他來是一個巨人呵；但當他瞧着拇指林娜，他是很高興，因為她是最可愛的姑娘，他從來沒有見過的。因此他從頭上取下他的金冠來戴在他的頭上，問她的姓名，並且問她是否願意嫁他做王后，統御花神。這種新郎，你們看見，同醜陋的老蛙之子及穿黑絨外套的盲地鼠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拇指林娜對美麗的王子答道，「願意的。」於是男仙和女仙們各從花中走出，向拇指林娜行敬禮，他們都是極和靄而有禮貌的。各人送給她一樣禮物，但是禮物中之最佳者是一對透明的翅子。他們縛在拇指林娜的肩上，使他能從花中飛來飛去，因為這對翅兒是從一個大蠅身上取下的。這真是她的最大的快樂了。那小燕子坐在他上面的巢中唱最甜蜜的歌兒給她聽；然而在他的心裏是很悲哀的，因

爲他愛拇指林娜，永不願離開她呵。

『你不應該再叫拇指林娜了，』花王向她說道，『因爲這不是一個秀麗的名字，你是像花后所應當有的那樣可愛呵。我們將叫你茉惹。』

『再會！再會！』燕子唱着，他分離和暖之鄉，遠遠的飛回丹麥去了。他適正在一個人的窗上築一個小巢，這個人是替孩子們做故事的，他對着窗外望這燕子。『吱噠！吱噠！吱噠！』這小鳥唱着，告訴他這個完全的故事，正如他所講給我們聽的一樣。

蝴蝶

丹麥 安徒生(Hans Andersen)著

徐調孚譯

蝴蝶正在找尋一個新娘，自然，他要在萬花中選擇一個很美麗的，他向各個花臺裏張望着，只見花兒都很靜悄而小心地坐在她們的花枝上，好像一個沒有定婚的處女尋常閒坐着；不過其中可揀的過多了，因此這事竟變得很困難，蝴蝶不喜驟然碰到煩惱，所以在昏亂中，他飛到一叢雛菊邊去了。她在法國叫做麥格列脫。據說她能够『預言』。情人們常從她的枝上折下一張張的葉子，而在每張葉子折下時，他們各有一個問題，來詢問關於他們所愛的：——『他或她真的愛我嗎？』『從心坎中出來嗎？』『愛情苦痛嗎？』『很冷淡嗎？』『一些也沒有嗎？』——或者幾個諸如此類的問題。各個人都用他自己的語言來咨詢。蝴蝶也來致他的問

題了；然而，他不去採折葉子；他只一個個都和她們親嘴，因為他想到用和氣待人更容易得到圓滿的結果。

『芬芳的麥格列脫雛菊呵，』他向她說，『你是萬花中最聰明的婦人；你能够預知事情。請你告訴我，我將選擇那一朵花做妻子啊，誰是我的新婦呢？當我知道了，我便可徑飛到那麗姝邊去，而向她求婚。』

但麥格列脫並不回答他；她惱着他叫她婦人，因為她還只是個少女；其間儘有分別呢。他問了第二次，又問了第三次，但是他終不能從她得到一個字的回答；以是他便不耐煩，更問了，只好飛開到附近的地方，而立刻煩悶起來。

這時在早春，水仙和番紅花正開着花。『他們都很美麗啊，』蝴蝶想，『可喜的小東西，不過她們太偏執和拘泥些。』他像大多數的少年一樣，要尋娶較長的女孩。因此他飛到牡丹上去，但是她們見他很害羞；紫羅蘭太熱中；鬱金香太愛誇炫；

長壽花太鄙野；菩提樹的花太細小，而且他們有過大的一個族類；蘋果花雖看上去和玫瑰花一般的可愛，不過她們今天站着，到明天經風來一吹，便脫落了；結了婚只過得如此暫短的時候，很不值得的，他這般想着。豆花是最能使他喜歡的一個；她是妃紅而微白，她是潔淨而纖麗，她屬於家庭中的女孩子那一類，生得很漂亮，還能够使得她們自己在廚房裏很展才能。他正想要對她發言，忽然看見一顆豆莢掛在她近邊，尚有一朵凋萎了的花，在他的末端。『那個是誰？』他問道。『我的姊妹，』豆花回答。『誠然！那麼你將來或者也要漸漸地和她一樣，』蝴蝶臨飛時呼喊着說道。

金銀花在籬笆上高掛着；她們極像貴族的婦人，不過她們有憂愁的面容和萎黃的臉色，她們都不合他的意趣。但誰能合他的意趣呢？啊！問他自己罷。

春天已經過去了，夏天已將終了，秋天正來，但他仍舊不會決定。花朵仍舊穿

着輝煌的外衣，但是，唉！年青時清爽的、芳香的氣味卻沒有了。芳香對於他是一個很大的誘力——雖則他自己的青年期也已過去了。——但在天竺牡丹和木芙蓉裏却一些也找不出來。

是以蝴蝶又停到野茴香上去。

你們知道她並不開什麼花朵，但她自己便是一朵花，她有永久的香味充滿着在每張的葉瓣裏。

『我願娶她。』蝴蝶說；因此他立刻開始去求婚了。

但是野茴香靜靜地呆立着，未來她說，『我和你算友誼罷，不要再什麼了！我已經年老，你也已年老。我們各自地生活着，也就够了，婚嫁呢——不必在我們有年紀的時候，別再自己愚弄罷！』

所以蝴蝶臨了還是娶不到妻子。他已尋得很長久了，但是終究得不着什麼。

蝴蝶竟變成了一個年老的鰥夫，而人家也都以鰥夫叫他。

時候是在秋末了，除了驟雨和陰霾外，什麼也沒有；風兒冷冷地吹在老楊柳上，直把葉子都碎裂，樹枝都折斷。穿了夏衣而飛舞是不行了；據說這是家庭的愛最需要的時候。但是蝴蝶不更飛行，他曾偶然飛進一家門內去，那邊火爐裏正生着火——不錯，真的熱得和夏天一樣。他說，他可以住在那里。『但僅能生活是不够的。』他說；『我還需要日光，自由，和一朵小小的花，做一個伴侶。』

於是他飛向玻璃窗上去，給家裏的人瞧見而驚異，就把他用針釘住在一隻藏珍品的箱子裏。他們不能再給他幫助了。

『現在我正坐在一枝花莖上，好像花朵似的，』蝴蝶說；『雖然，這事也不見得很快樂。但這樣緊緊地維繫着，差不多像已經結婚了。』他這樣地思忖，才覺得稍微慰安了點。

『那是可憐的慰安！』房間內花盆裏的植物喊道。

『啊』蝴蝶想道，『誰也不能相信，在花盆裏的那顆植物的，在人類中他們正多着呢。』

蟲之樂隊(童話劇)

許敦谷

登場人物

扮鈴蟲的三人

扮松蟲的二人

扮螽斯的一人

扮蟋蟀的一人

扮紡織娘的一人

扮兔的一人

外歌手數人

地點：野外。

時間：秋月之夜。

佈景 舞台上掛白幕幕的上幅用針釘着厚紙所做的花草，下幅染成

茶褐色表示土地，頂上釘一個銀紙剪的月亮，一縷灰色的薄雲流過牠的上
面，現出一種靜寂的秋夜的景色。

歌手在幕裏唱：

「半夜月明中，

亂草蒙茸；

花香夜氣如幽夢。

唧唧復唧唧。

金鈴復金鈴，

咕嘎咕嘎，

嚶噲嚶噲，

我輩秋蟲，

是天然的樂隊，

這般妙奏有誰同？」

（歌聲一止，金鈴蟲登場。各人胸前都掛着一塊上面畫了一隻金鈴蟲的厚紙。他們出場時，大家的手都相疊在胸前，輕輕地跳出來，表現出一種快活得意的狀態。）

鈴蟲一 啊！今晚的月光好像格外清涼，我們在這裡唱歌、跳舞，不論什麼人都不
能領略這種快樂的！（一人自言自語的樣子。）

鈴蟲二 實在呢……不論什麼歌聲都不及我們的優美！（坐在側面。）

鈴蟲三 姊姊！你們聽聽那個螽斯的喧嘩嘈雜的聲音！（坐在鈴蟲二的旁邊。）

鈴蟲二 噢！這種的聲音叫做是唱歌，那簡直是胡鬧罷了。我們聽不懂咧！

鈴蟲一 無論怎樣講法，我們在蟲類當中總是女王的啦。

鈴蟲二 是的，是的，我們是女王。你看這些花草，這些山野，月光，這些露珠兒，……
都是我們的東西。（這時稍爲有點奮興。）

鈴蟲三 世界中一切的東西都是因爲我們而生的。哦！這是多麼快樂的事情啊！
姊姊們，來唱歌跳舞——來讚美我們罷！（大家都非常的奮興。）

（三人攜手作成一個圓形，一路唱一路舞。表情必定要活潑。）
他們唱道：

『秋氣濛濛，

花如微醉，月如弓，

露珠繁綴草叢中；

金鈴蟲，

清歌妙嘯舞輕風，

絕唱可稱雄。

是蟲中的首領，

是歌中的女王，

巧吟奪天工。」

鈴蟲一 兩位姊姊，疲倦不請休息吧！（坐在左邊）

鈴蟲一及二 休息吧！（一塊兒坐下來，同時幕內的歌聲又起）

歌聲：

『女王首領驕誇！

目無餘子——言差，

我琵琶絕調，

那便不如他！

太抹殺人家！

同伴啊，來，來，

想幾句話兒，

與她們談判一下，

別讓她們誇張弄嘴，

且試我們絕世才華。」

（歌聲一歇，金琵琶登場，胸間的裝飾與鈴蟲一樣。走動的時候常作深思徐行的狀態，忽然好像決意了似的，便向鈴蟲那處走去。）

金琵琶一 鈴蟲姊姊！晚安！（好像很不自然的樣子。）

鈴蟲一 哦！金琵琶姊姊！晚安！（現出驚異的樣子。）有什麼事情呀？（很驕傲的

說。）

金琵琶二 唔，事情是有些，所以特意來拜候。鈴蟲姊，你們剛纔不是說……不是說你們是蟲類當中的女王麼？

鈴蟲二 （冷冷地稍向橫面說。）是的，是這樣說了，怎麼樣呢？

金琵琶一 鈴蟲姊！你們這種的話兒未免說得太過分了！你們難道不曉得有金琵琶麼？我們纔是蟲類中的女王！你們也應得想想纔……

鈴蟲三 你說什麼？金琵琶姊，你們是女王哈哈！你們真不自量，真不要臉！如果你們做女王，那麼鑫斯就是王子了。

金琵琶二 唉，真是殘忍極了！鈴蟲姊，怎麼就出口罵人？

鈴蟲一 如果你們的說話是真實的，那真沒有法子了！第一……你們也應得想想：你們身分配到這地方來不配。（不屑的樣子）

金琵琶一 身分是不用想的。配不配，誰也不能說這話！你們實在驕傲！

鈴蟲三 討厭得很！那方面驕傲，那方面不驕傲，且請別人批評。

金琵琶二 （自信的様子）好，好！且請別人批評。（大聲喊）各位姊姊！快些來……快些來弄這些驕傲的鈴蟲的面子！

（幕裏的歌聲跟着又起。）

『螽斯，蟋蟀，紡織娘，

身微分賤堪傷，

琵琶娘呼喚登場，

不暇嚴妝，

倒屣倉皇，

看她們有何商量。』

（歌聲中螽斯、蟋蟀和紡織娘一齊登場。）

蟋蟀 有什麼貴幹啊？

金琵琶一 未說之前，我希望你們各位都不好先存偏見！這幾位鈴蟲姊姊說是要做蟲類中的女王，態度非常驕傲。現在我們要和她們比賽一比賽，看誰人的歌唱得好聽，誰的聲音優美。請你們聽了下公平的判斷。

金琵琶二 你們各位想一想罷，我們和鈴蟲姊姊當中誰有做女王的資格？

（這時那些鈴蟲都不理她們的說話，好像不屑理論的樣子。）

蝨斯 唔！（用困難的樣子說）講到金琵琶姊姊的歌聲和調子呢，都不見得極好……至於鈴蟲姊姊的呢，卻是十分優美……

鈴蟲一 是啊，蝨斯姊姊說的話真是一點不錯！我們的歌聲纔是十分優美咧！（作得意的樣子。）

金琵琶一 紡織娘！你呢？

紡織娘 我不敢亂批評；你們兩方面的歌聲和調子都非常之好。

金琵琶二 蟋蟀姊，你呢？

蟋蟀 我麼？我和紡織娘一樣的意見，你們兩方面到底誰勝過誰，我實在分不出來。

鈴蟲二 你們都不要說謊罷！你們只不過怕給金琵琶的面子下不去就是了。其實我們歌聲無論怎樣都比她們好得萬倍啦。

金琵琶二 說得好驕傲啊！

鈴蟲三 不曉得那個纔驕傲呢！

兩人正舉手向前相爭的時候。忽有人唱歌道：

『明月花好幾回逢？』

欣賞樂無窮。

雪裘一襲，

長耳臨風，

一生不與人爭論，

遜讓謙恭處士風，

聽那里的聲音，

紛紛擾擾如爭訟，

待我去解紛排難效孤忠。」

（歌聲中，兔登場——頭戴厚紙做的兔面，急急忙忙的走出來。）

兔 各位姊姊在這裏幹什麼呀？（幫同蟋蟀等勸解鈴蟲與金琵琶爭鬪。）

蟋蟀 啊！兔先生來得恰好！鈴蟲姊和金琵琶姊在這里爭做女王，我們正沒法處

置呢。

兔（溫柔的說）好好，你們不必擔憂，讓我來！（對鈴蟲說）鈴蟲姊姊，你們和金琵琶姊爲什麼事爭鬪？（指月亮）你們看看，那月光現在漸漸斜落了！這秋夜的月兒與你們的生命是一樣的！你們爲了些少無謂的事情將可貴可愛的光陰，像流水般的消耗在爭鬪之中，豈不是極可惜的？我想我們有一時的光明，有一時的生命，我們就應該大家一塊快樂樂唱一時的歌，跳一時的舞。什麼蟲類的女王，只不過虛榮罷了！等秋天將盡的時候，你們還不是同歸於死？好了，你們不要爭鬪了，我們大家一塊和和氣氣的來跳舞罷。

鈴蟲一（現出慚愧的樣子）兔先生，感激你得很！你的話實在說得我非常慚愧，如果我們當初不爭這一點虛榮，我們就沒有這樁事發生了。

鈴蟲二及三（微微的鞠躬）兔先生，請你也寬恕我們罷。我們拿短促的生命來爭虛榮，的確愚蠢極了！

兔 你們能够明白那就再好沒有了。（對金琵琶說）金琵琶姊，你們了解麼？

金琵琶一 唔，我了解了！就算被我們爭得這一點點虛榮，其實又有什麼趣味？

金琵琶二 從今以後我們大家都應該和氣，應該快樂！望你原諒我剛才的錯處！

（輕輕領首。）

兔 是啊！今天我實在覺得快樂。你們各位醒悟得真快，……好了，我們來跳舞罷！

金琵琶一 兔先生，你也要加入的！

（全體攜手作圓形，連歌連舞，表情要遊戲的。）

歌是：

『半夜月明中，

亂草蒙茸，

花香夜氣如幽夢；

牧 羊 兒

唧唧復唧唧，

金鈴復金鈴，

咕嘎咕嘎，

嚶噲嚶噲；

我輩秋蟲，

是天然的樂隊，

這般妙奏有誰同？

（幕慢慢地同歌聲齊閉）

九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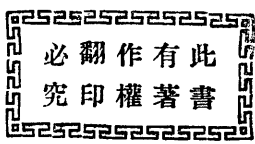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7032B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e Shepherd" and Other Tal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回(小說月報叢刊) 牧羊兒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館

張家口 新嘉坡

